

詩譯

文史哲學集成

楊

衡陽王夫之撰

文德堂版社印行

王仲淹氏之續經見廢於先儒舊矣續而僭者七制之詔策也仲淹不使刪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聖人之刑書也平桓之天子齊晉之諸侯荆吳徐越之僭僞其視六代十六國相去無幾事不必廢也而詩亦如之衛宣陳靈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于采風之旨邪故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于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洄宕一出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置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隨舉兩端可通三隅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蓋矣辨興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
王夫之詩論研究

楊松年著

文史哲學集成

王夫之詩論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王夫之詩論研究

著者：楊松年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二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初版

王夫之詩論研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一

一、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一

二、中國文學批評用語所發生之問題.....三

三、王夫之詩論用語所發生之問題.....九

四、語義含糊問題發生之根源.....一三

五、如何解決語義含糊的問題.....一五

第二章 王夫之詩論作品主要用語闡釋.....二一

一、王夫之的詩論作品.....二一

二、釋王夫之詩論作品幾個主要用語.....二五

甲、釋「情」.....二五

乙、釋「意」.....三八

丙、釋「氣」	四四
--------	----

丁、釋「神」	四九
--------	----

戊、小結	五三
------	----

第三章 王夫之詩觀論析	五九
-------------	----

一、王夫之論詩的情感	五九
------------	----

甲、論一般人心活動	六〇
-----------	----

乙、詩與情感的關係	七一
-----------	----

丙、對詩情的要求	七五
----------	----

丁、對詩風格的要求	八三
-----------	----

戊、重詩外情致	八七
---------	----

二、王夫之論詩的意境	九〇
------------	----

甲、論情與景的關係	九一
-----------	----

乙、論意境的表現	一〇四
----------	-----

三、王夫之論詩的語言聲韻	一〇九
--------------	-----

四、王夫之論詩的法度	一一八
------------	-----

五、王夫之論詩的鑑賞	一三〇
------------	-----

六、王夫之評詩壇習氣·····	一四〇
第四章 王夫之詩觀與前代詩論·····	一六一
第五章 評後人分析王夫之詩論·····	一八九
附錄：一、王啟「薑齋公行述」補證·····	二〇五
二、王夫之著述書目·····	二三五
三、王夫之詩選體制分類統計·····	二四三
後記·····	二四五

第一章 緒 論

一、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

討論與（或）評價文學作家、作品以及文學原理等問題有關的文字，概稱為「文學批評」。其實，「文學批評」這一詞語，本非中國所有，它出現於中國學術界，約在五四運動以後。在這之前，中國論文談詩的作品，不僅書名篇名，行文用語不會用到這個詞語，收集有關這類文字篇目的書籍，或附之於「總集類」後，或歸之於「文史類」中，或列之於「小說類」下，也不曾有「文學批評」的類目。「四庫全書總目」開始關「詩文評」一類專事收集論詩談文的作品，可以說是彙編分類首見有「評」字的，但是也沒有用及「文學批評」。

從現存的中國文學批評作品，可以清楚看到，五四以前的這類著作，多數並不是有意識，而且要系統性地提出詩文見解。我們只要從這類作品之稱為「叢話」（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夜話」（如惠洪「冷齋夜話」），「詩話」（如歐陽修「六一詩話」），「夜語」（如范晞文「對床夜語」），「碎語」（如沈德潛「說詩碎語」）等等，就可以知道它們乃是作者隨感寫下的文字，零零碎碎地，有

若平日的言談。

從一些批評者本身的言說，可以獲知爲什麼這類作品，會出現「片言隻語」的情況。歐陽修「六一詩話」，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以詩話名書最早的一部，他自述撰寫這部作品的原因，是：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註一）

集這部作品，竟是供閑談用的。司馬光「續詩話」云：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紀事一也，故敢續之。（註二）

態度也和歐陽氏一樣。雖然也有一些批評者，欲通過詩話，以啓示詩人的寫作，糾正文壇不良習氣，如宋許顗「彥周詩話」云：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註三）

張嘉秀序「詩話總龜」亦云：

夫詩，胡爲者也？宜鬱達情，擷青登碩者也。夫詩話，胡爲者也？摘英指類，標理近迷著也（註四）。

但是這類作品，於表達意見時，也一如那些「資閑談」的作品，以摘句敘述、零檢細拾、隨感捉筆的方式寫下。

這些文學批評作品，既然是在上述的情況寫下，就使得我們研究它們時，經常會面對下列的問題：（一）有些作品，在一篇之中，以不多的文字，包含了許許多多文學上的問題，例如曹丕的「典論論

文」，陸機的「文賦」即然。有些作品雖然成書了，但是在談及文學問題時，也仍然是以片言隻語的方式寫下，如胡應麟的「詩數」即然。這就使得他們的意見，較之一些有嚴謹系統的作品，更容易為其所用的文字所掩蔽，而呈現語義含糊的現象。

(二)所用文字，由於下筆時沒有留意必須清楚與具體的表達，因此，也比較一般作品，容易發生用語含義模糊的情形。關於這點，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緒言」就曾指出：

讀中國文學批評，尤有當注意者。昔人用語，往往參互；言者既異，人心亦變。同一言文也，或則以為先王之遺文，或則以為事出於沉思，功歸乎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氣也，而曹丕之說，不同於柳冕。乃至論及具體名詞，亦復人各一說，如晚唐之稱，或則上包韓柳元白，或則以為專指開成以後。逐步換形，所指頓異，自非博於始終之變者，鮮不為所淆亂。（註五）

黃兆傑「中國文學批評中之情字」（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亦云：

在中國文學批評，許多文學批評用語的缺乏明確意義，是較之於批評者沒認清他們的批評任務的問題，更為嚴重。（註六）

二、中國文學批評用語所發生之問題

中國文學批評用語所發生的問題，約略地說，有以下數端：

甲、對於所用的主要辭語，不作具體的解釋，或給予清楚的定義式的規定。

任何論文談詩的意見，作者一旦將之寫下，不管其動機是「資閑談」，是「辨訛誤」，或是說明「文之樞紐」，只要不是自言自語，總是希望能達到「傳達」的目的。所謂「傳達」，瑞恰慈(I.A. Richards)說：

傳達者的思想，影響被傳達者的思想，後者因此影響而被喚起的經驗，須與前者相似，這才是傳達。(註七)

但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寫作，是否合此標準呢？徐亮之「漁洋詩話與神韻說」釋及王士禛所用神韻一詞時說：

漁洋創神韻說，夫人而知之矣。唯「神韻」二字，則漁洋本人殊未作任何方面之詮釋。大抵前人論它，類多迷離恍惚之辭，所謂「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言之者亦唯求人「心知其意」，即已鑿足。漁洋此說，自難例外。(註八)

「迷離恍惚」之辭，如果言之者不作清楚的詮釋，只是求讀者「心知其意」，這怎麼能不使讀者各自臆測？怎麼可以準確地喚起讀者產生與他本人相似的經驗呢？而更甚的，這些用語，竟是「言之者」言論中的主要辭語，因此，所引起的問題就更大了。

環觀中國文學批評作品，多數都存在這種問題。「毛詩關雎序」的「志」字，曾經引起後人的紛紛闡釋；曹丕「典論論文」的「氣」字，亦曾引起後世很多不同的意見，劉勰「文心雕龍」中「風骨」

二字的含義，雖然經過多次論辯，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答案。王瑤看到這點，所以在「中國文學批評與總集」一文中建議說：

還有一點使我們不易從「詩文評」的書籍中把握到作者的文學中心思想的，是歷代的評論家喜歡用一些意義不太確定的形容字樣，例如「風骨」，「神韻」這些詞，而且各家或各時代運用的意義也不完全相同。這種通常的用語概念，必須經過詳細的辨析，才能明瞭它的確切含義。

（註九）

乙、即使是同一作者，在同一作品中，用同一辭語，在不同的地方，却含具不同的意義。而作者對這些用語，並不加以辨析，以致讀者難以把握其含義。中國古籍，常有這樣的情形：同一作者，在同一作品的不同地方，用同一辭語，却代表不同的意義。瑞怡慈氏讀「孟子」，就發現上述的情形，所以在「孟子論心」（Mencius on the Mind）一書分析孟子思想時，就曾將書中的幾個主要辭語加以辨析。例如「性」字，他就看到包含下例幾種不同的意義，雖然孟子本人對這些字義，沒有仔細地予以辨析：

（一）「性」是人類所稟有，並為與動物有歧別者；

（二）「性」是人類所稟具之共同本質，此本質與物和物間的共同本質毫無衝突；

（三）「性」是人類對於食、色、音樂等之共同態度與反應。（註一〇）

中國文學批評作品也存在同樣的用語含義不確切的情形。黃兆傑釋「毛詩關雎序」中的「情」字，就

發現有以下不同的含義：

- (一)「情」指人類內在的心靈活動，與「志」字可以替代運用。
- (二)「情」指人類自發的情感，通常是「私心」的，與稟具公理意義之「禮義」一詞正好相對。
- (三)「情」指合乎道德標準的人類的內在情感。
- (四)「情」指事物的實質，與「不真實」、「外在形體」等意義恰好相對。
- (五)「情」指所表達之「內容」。(註一一)

試想：倘若對這些「情」字的語義，不仔細分辨，又怎能準確地了解「毛詩關雎序」的詩見呢？

丙、中國文學批評的用語，多依據常用的學術辭語。這類辭語，前人用時，已不加闡釋，而致意義含糊；批評者再加運用，並且增以己意，就更令意義益為模糊了。

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說：

古者字極簡，秦程邈作隸書，尙止三千字。許慎「說文」，亦不逮今之十之二、三。字簡則取義自廣，統此一字，隨所用自別。……如均一「心」字，有以虛靈知覺而言者，「心之官則思」之類是也；有以所存之志而言者，「先正其心」是也；有以所發之意而言者，「從心所欲」是也；有以函仁義之體，爲人所獨有，異於禽獸而言，「求放心」及「操則存，舍則亡」者是也；有統性情而言者，「四端之心」是也；有「性」爲實體，「心」爲虛用，與「性」分言者，「盡心知性」與張子所云「性不知簡其心」是也。(頁七。「船山遺書」。上海太平洋書店排印本。一

九三三。）

又接着說：

隨所指而立義，彼此相襲則言之成章必淫於異端，言之無據而不成章則浮辭充幅而不知其所謂。

（頁七。「船山遺書」。上海太平洋書店排印本。一九三三）

這固然是對前人運用術語，不加闡釋，並且不審原義而亂加發揮之指責，但也反映出後世蹈用前人用語，不加審查，而益以己意，致使辭義愈加含糊的情形。

前人所用的術語，意思已不明確，後人又各自加上自己的意思，發揮運用，如果評詩論文者，再用這一類的術語，究竟是用它的原義呢？後人所加之義呢？還是評論者又再益以他本身的意思呢？這些問題，都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者，經常會面對，而且必須詳細給予審辨的。

丁、批評的用語，有時由於運用者追求文字美，行文時講究對偶，致使它與另一辭語列舉，產生意義上的變化，致令語義含糊。

中國文字是方塊字，而且是單音綴的，便於排列對偶。詩文評論者在行文時，常常爲了文字上的美麗，也排列對偶起來。於是問題發生了。倘若所並列的，是意思本不相同的兩個辭語，經過排列或對偶之後，意思不得不轉變爲對立或相同。這轉變還不要緊，要緊的是轉變了的辭義，是不是和對偶的辭語的意思，確實是對立或相同，而再也沒有其他的含義？如果是轉變爲相同的概念，則此概念是和對偶的第一辭語的原意相同？還是和第二辭語的原意相同？還是一起變爲和這兩個辭語的原意都不

相同的一個新概念？還是合而兼有這兩個辭語的原意？如果是轉變為對立的概念，則是第一個辭語的意義不變，而由第二個辭語的意思轉變為與第一個辭語意思相反的概念？還是第二個辭語的意思不變，而由第一個辭語的意思轉變呢？還是兩個辭語的意思一齊改變？這當中處處都是有問題的。

一些比較明顯的可以說明上述現象的例子，可以在「文心雕龍」一書中找到。儘管這本書曾被喻為「體大而慮精」的作品，但是由於受到當時文風的影響，劉勰在寫作上也非常注重排比對偶，遂使書中產生不少用語語義含糊的問題。

「明詩篇」云：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註一二）

這裏的「情」字指人類獨稟的情感，此情感與生俱來，不過可以受到外在事物的影響（感），而釀為詩歌的材料（志）。

「神思篇」云：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迹，疏則千里。（註一三）
「意」字與「言」字對，「意」指言語所表露「內容」。

「神思篇」又云：

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註一四）

這兩句排排對對，當中的「情」字與「意」字，都是指觀山觀海者內心之受到外物影響，而致心物交

融的情思活動。（此活動含有濃厚的文學氣味，可以通過詩人或文人的想像，而將山將海染上詩情文思的色彩。）兩字的意思相同。

比較上舉的三個例子，可以看出第一例子的「情」字與第二例子的「意」字，意思本不相同，可是在第三個例子中，這兩個字由於行文的對偶排比的關係，就轉為代表一個相同的新的概念了。

由上舉的例子，我們還比較容易看到所用辭語的意思及其轉變的痕迹，可是，在有些地方，就不太容易辨析辭語的意思了。

「文心雕龍情采篇」云：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註一五）

這裏的「情」字與「辭」字對，「辭」指文章的形式，「情」指文章的內容，那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不過，倘若我們進一層探究，此寓內容之意的「情」字，與前面所舉的「神思篇」中與「言」字相對的「意」字的含義，是否同一呢？「意」字常用以喻思慮活動，「情」字多指情感，劉勰以「情」字和「意」字同指文章的內容，是否有意以「意」字代表詩文中偏於思想部分的內容，而以「情」字代表偏於情感部分的內容呢？這一切，「文心雕龍」書中都沒有清楚的說明，這樣的用字，自然會造成傳達上的缺點的。

三、王夫之詩論用語所發生之問題

中國文學評論所發生之問題也出現於王夫之詩論。在論評之系統上，王夫之依然不能脫離前人，如「詩繹」與「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依然是以片言段語之方式，寫下作者的意見，不離「詩話」之格式，所以丁福保編「清詩話」，就將此二者合稱為「薑齋詩話」，置於清詩話四十三種之最前面。「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中之意見更為零碎，有時只用一字或二字評述一篇詩作。這些評論，是王氏讀詩時，心有所感，隨筆寫下的。曾載陽曾經說及王氏寫這些詩論詩評的態度云：

子船山先生初涉茱萸塘，同里劉庶仙前輩近舊藏書甚多，先生因手選唐詩一帙，顏曰「夕堂永日」。夕堂，子先生之別名也。繼又選古詩一帙，宋元詩、明詩各一帙，而暮年重加評論，其說尤詳。至於古文，則始于周秦，終于陳隋。賦居三之一，文居三之二，皆顏曰「夕堂永日」。外則「左傳」、「國語」、「國策」各書，陶靖節、謝康樂、鮑參軍、杜工部各詩，劉復愚文及近代劉青田、徐文長、湯海若各集，均有評論。卷帙繁重，難于問世，且問世亦非先生意也。先生嘗言「世之言詩文者，各立門戶所爭名場，吾名心消盡，所評論者借以永日而已」。暮年各取其說，約而賅之，為「夕堂永日緒論」上下二卷。（註一六）

「夕堂永日緒論」上卷，即為「內編」，而評論之古詩、唐詩、明詩，即為「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宋元詩評選，陶潛、謝靈運、鮑照、杜甫等詩集評論已佚。評論這些作品，既在借以「永日」，言論自然隨感而發，也自然缺乏系統了。因此，雖然王氏能較當前之詩論者，意識到中國學術用語語義含糊的情形，但由於撰寫詩論詩評的態度與表達意見的方式，以及所用字彙與用語習慣的

限制，他還是不能擺脫發生在中國文學評論上的種種用語語義含糊的問題：

甲、對主要用語之語義，不作具體闡述，以致讀者不能由字面直接了解作者之思想或意見。

如「詩廣傳」給「情」字下個定義云：

情者，陰陽之幾也。（卷一。頁二〇）

「陰、陽、幾」都是語義含糊的用語，將這三個字扯在一道，又不作具體的闡析，那是完全沒有辦法解釋清楚情字的意思的。

又如「明詩評選」評張泰「長門月」，只云「清新」二字（註一七），「清新」二字意思含糊。「清」可指清楚、清爽、清靜；「新」可謂不舊、鮮明，王氏用此二字，到底是指什麼？是就詩之意義上說？風格上說？感情上說？還是指以上之所有方面說？「清新」二字亦可合爲一詞，含有新穎清快，不落陳套的意思，而此意義之「清新」，又是指以上的那一方面說？這些問題都沒有清楚說明。

乙、用同一辭語，但在不同地方，表示不同意義之現象，亦存在於王氏之言論中，如「詩廣傳」把情字結合陰陽在一道敘述的，共有三處：

（一）「情者，陰陽之幾也。」（卷一。頁二〇）

（二）「情欲，陰也。」（卷三。頁六七）

（三）「怨者，陰事也；陰之事，與情相當。」（卷二。頁五六）

明顯的可以看出：這三個「情」字有兩種不同的含義。第一：以「情」字與「陰」「陽」有關；第二：